

(小歌舞劇)

我們的醫院

立 編 劇
林 作 曲

東北書店印行

(小歌舞劇)

我們的醫院

雪立 編劇

亦林 作曲

東北書店印行

我們的醫院

雪立 作
亦林 曲

(小型歌舞劇)

時間—春天

地點—某後方醫院

人物—陳淑英：十六歲。女護士。

焦素珍：廿二歲。女護士長。

洪 霞：廿七歲。外科主治大夫之一。女。

胡鳴山：廿二歲。右腿小腿及左胳膊負傷。

郝正剛：廿六歲。右腿骨折，整條腿敷石膏
綑帶。

第一場

(正面橫放着一張床，床右首一個正方小茶几。茶几上擺着缸子，一個玻璃瓶，裏面插着幾支尚未抽苗的洋槐樹枝和韃子香。小茶几出來又是一張病床。兩張床恰好構成一個直角。郝正剛躺在裏面床

上。另一張床是空的，只在被子上覆蓋着白色的被單。）

（前奏曲中陳淑英穿白色工作服提着一桶水，一個刷地板刷上）（後面另一護士的聲音：「咱們說了就算啊，要比當真就比，陳淑英你可別賴啊！」）

陳：（向場外）喲，誰還不敢？！比就比唄，看那幾個病室侍弄得乾淨，傷員出院快！（一步跨進門）呀，（伸伸舌頭）睡着啦！（把地上鞋子等收拾一下就開始擦地板）

陳：（唱一曲）

小小刷子把地擦，
捲起了袖子力氣大，
一點『割囊』別留下，
擦得地板滑呀滴溜溜。

上午把地板擦，
下晚要剪指甲，
醫院的工作有計劃，
件件事情不會差呀！

（過去看一下郝正剛。接唱）

醫生護士看護員，
男男女女齊動員，
突擊治療新方法，
保證傷號早呀早出院，
醫療有創造，

技術也提高，
自從實行新治療，
治好傷員不老少呀。

（擦完地板收拾起。自語）前四天一下下來了好幾百傷員，這些同志實在太辛苦啦，可得好好照顧他們。咱們公家倒是準備得挺週全的；吃的、用的、藥品、敷料管啥都整妥了，可就是咱們人手少，一下子好幾百，咱們醫生護士總共就沒幾個人，誰都是幾宿幾宿沒撈着睡了，還是忙不過來。……可是護士長說了，咱要跟人民當長工，要吃苦耐勞，對，我豁着天天不睡覺也得堅持把工作做好！（去把郝的被子拉拉好）快要查病房了，我得看看去！（提水桶下，在門口正遇到胡鳴山。胡右臂腋下挂一拐，拐上纏的滿是紗布條。左手襖夾板敷石膏綳帶）

胡：（楞頭楞腦）噲，洪大夫上哪疙疸去了？

陳：在手術室裏。她一個人要管七十五個病人，這幾天特別忙呀！

胡：我管她忙不忙，這是她的責任唄。噯！我這胳膊上上了這麼老些石膏，總他媽有八斤重，又不是受處罰？！去去去！快去把大夫找來，我非去了他不結！這他媽像啥玩意兒？

陳：同志，你不知道這石膏綳帶第一可以使折骨地場綁住了不變樣，第二可以保證你這胳膊真正休息，第

三可以不讓細菌……

胡：你別第三第四啦！你聞聞，啥味兒！臭啦！你們又行什麼節約運動對不對？可也不能節到咱們傷口上來呀！

陳：不是的，胡同志，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發明的新方法，咱們王院長親自治好了多少人……

胡：你別給我上政治課啦。去吧，去吧，把洪大夫找來！

陳：大夫一會兒就來了！

胡：一會兒？兩會兒也不得來，我在病房裏轉了一圈了，大夫都在手術室裏，可又不叫咱們進手術室去。噯，再不來我就自己動手扒了它啦！

陳：同志，可不能扒！

胡：（動手就扒）爲啥不能扒！

陳：（上去攔）別扒，別扒！（唱二曲）

醫院裏爲治病想盡辦法，
用石膏固定法好處最大；
眼目前雖然沉忍耐一下，
多少人治好了已經出院！

（白）多少同志都這未治好出院了，你一扒開，骨頭錯開了就壞啦，弄不好還要鋸胳膊呢！

胡：拉倒你的吧！（唱二曲）

你不要嚇唬人不信（你）那套，
沒聽說治外科老不換藥；

醫院裏寡核計省錢省藥，

欺負咱傷病員想出個怪門道！

（白）小嘎！你別來胡弄我啦，你就講到林司令員那兒去我也不怕，哪有把石膏往胳膊上一裹幾天也不換藥的？！你說，你們衛生，衛生個啥呀？去去去！找大夫去！

陳：不是的，胡同志……

胡：去，去，去！別做政治工作啦！

陳：我……

胡：叫你去你就去唄！真不怕俗煩。

陳：（委曲的下）……。

胡：真他媽憋屈！（自口袋掏出兩捲新綳帶往枕頭底下塞，見郝正剛醒來了）哈，老郝，你說呢，操他媽在前方多得，他奶奶就拿我掛花這一回講吧；我他媽還是個戰鬥組長，那天晌午，我帶了兩個組員，一下就摸到敵人房院跟前，你說怎麼的？！嘿！照準窗門洞裏就是兩個手榴彈，敵人沒制了，從後面小院牆就往外蹦，老子一端槍揍倒了他一個，那幾個就煞了眼了，我翻進去就繳獲了兩支衝鋒式兩支卡賓式！（漸入神）副班長在常勃間兒喊我說：『胡鳴山，把西頭那地堡給拿下來！』我尋思：『沒說的！』就指揮組員一點兩面撲上去，瞅準地堡一氣就是個猛衝，有這麼十來米遠我就爬在地下喊了個戰鬥口號，我說：『共產黨八路軍寬大，快繳槍吧！』

操他娘敵人就突突了我一梭子，老子氣火兒了，抓起手榴彈往裏就撇！（忘情甩手，一下甩痛了）哎唷唷，操他邪娘就在這時胳膊掛花了。不過，噯，也沒蝕了本，敵人一個也沒跑，連兩挺水壓機一門六〇砲都逮住了，立了一功！

郝：是呀，在前方哪個不是好樣兒的？

胡：媽的，到後方來網上這熊石膏也不換藥，我看我把它扒了，他們總得給我換吧！

郝：噯——這你可別胡來，咱們可沒他們大夫內行，我剛進醫院那會兒，爲了這事還想揍大夫呢！

胡：我看，也該換！

郝：可是你聽我說呀，後來明明人家聽話的人按時間換藥的都治好出院了，就我一個現在還出不了院！

胡：你說的？！勤着點換藥總比老不換強唄！

郝：嗨，咱們打仗行，整這個可是老干，你瞅（從被窩裏伸出完全裹上石膏綳帶和架上木板的右脚）我這腿還不比你厲害，不這麼整不行！

胡：哎呀！你才老干呢！都臭啦！

郝：臭了不要緊，一先我也不相信呢，慢慢你就懂啦！

胡：我看你是上了人家當啦，人家括搭括搭小嘴多靈巧，一下就叫他們說蒙住啦，同志——我給你找大夫去！（朝門口）大夫！

（恰巧洪大夫與陳淑英上。）

陳：（向洪）我咋說也不行，非得叫你來不結！

洪：胡鳴山，怎麼了？

胡：怎麼了？！洪大夫，我是來住醫院的，又不是來受處罰的，胳膊上成天掛上個二斤半，好人都叫你們整制成病人了，歇歇，這是咋回事兒？你聞聞，你聞聞！臭啦！給取了它吧，咱這傷口是槍子兒打的不是狗咬的！

洪：胡鳴山，你別着急，你聽我慢慢給你講。（唱三曲）

醫院裏治病有經驗，
各種方法都用遍，
新治療方法最靈驗，
好得又快又沒危險！

骨折要用石膏封，
固定骨頭接上縫，
保證休息不受震動，
很快長肉傷口封！

胡：（唱四曲）

石膏封，他直化膿，
一條胳膊有八斤重，
想動也不能動，想動也不能動！

洪大夫，我說話粗，
醫院不知道傷員苦，

看病太馬虎，看病太馬虎！

（白）我看你們就是懶，想出這末個餽主意來整人！

郝：老胡，你結了吧，跟你說了不信，大夫都忙得吐血了，護士也一天挺勞累的咋能說人家懶呢？

洪：（唱三曲）

醫院的工作爲傷號，

一切都爲病人好，

不管困難有多少，

咱們決不怕疲勞！

（白）病人心裏一般的是容易着急，不過我們醫務人員的工作就是爲了傷員，什麼方法好就採用什麼方法。現在我們採用的是最新的戰傷治療法，蘇聯，英美都是這個辦法，他們剛實行的時候也有許多人反對，還出了亂子，後來就好了。咱們這兒你問郝正剛，原來他也是最反對的一個，可是你問問他，多少人治好出院了？而且缺腿鋸胳膊的也減少了許多許多！

郝：（笑）嘿，他不信唄！

胡：可它裏頭還在化膿呀，你不看看！

洪：只要不鬆開，就是化膿也不要緊，膿就是和細菌打仗犧牲了的血球，沒有關係，不信你試試看，這樣好得可快呢！

胡：對，咱是老干！反正說不過你們！（一下就躺到床

上)

洪：(向陳)給他把枕頭墊高點！

陳：(墊枕頭，發現枕頭下兩捲新綳帶)哎呀，這末老些新綳帶！

胡：(一躍而起)放下！放下……這是我打前方掛彩…

陳：洪大夫，咱們今兒早晨……

洪：(擺手制止)胡鳴山，你把它存到敷料室，要用的時候再拿給你！

郝：老胡，給大夫吧！

胡：我不給！

洪：你留着弄髒了就不好使了，該你用的時候就給你！

胡：不！

郝：算了吧，老胡你硬僵個啥勁兒！

胡：這是我各個的東西！

洪：(過去取)你的就你的，現在還是交給敷料室，使的時候我保證你有使就是！

胡：(勉强的交了出來)要不是洪大夫呀，嘿，我就不給！

陳：這枋上還纏了那末老些紗布條，真浪費！

胡：(惱羞成怒)不纏，不纏留着給你們纏！小心把你們的腿給紮蝕了！

洪：胡鳴山別這樣，大家都要有同志態度！(過去給郝診斷)

胡：(走向一邊獨白)操！真沾包，要點紗布不給不

給，今兒早晨一賭氣我就到辦公室偷了兩疙疸，人家一下就知道了，這小嘎比耗子還靈性！一下就叫她歇着了，操他娘這還有啥臉？老子還是回前方去，非回不結！（激動的要往外走，恨命將拐子在地上打，陳淑英剛過來拿着病歷表，體溫計給他測體溫，嚇了一跳）

陳：胡鳴山你今天大便過沒有？小便了幾回？

胡：咄！真革魯！老問這個幹什麼？不知道你就到茅房裏看去！（不接受體溫計）

陳：你這個同志！

胡：我這個同志咋的了？！

陳：這是爲了了解你的病況……

胡：我的病況？死不了，勤着點換藥就行！

洪：（診察完郝開了處方）你們安心休養，胡鳴山你不要着急，好吧，回頭再來看你們！（下）

陳：（自語）真格別！（下）

郝：老胡，你咋的了，老『損』人家！你看你乍一來沒被子蓋，公家的被子恰好不够用，小護士就把自己的毯子拿來給你蓋了！你不能自己吃飯，她還一口一口餵你……

胡：行了，你別說了，我知道犯錯誤了，我回前方去，這熊石膏我也用不着！（解石膏綑帶）（奏副曲二）

郝：（着急）噯！噯！可不能扒，別扒，別扒下！

胡：（只顧扒）我回前方去！我回前方去！反正我知道

犯錯誤了，我回前方……（突然一下碰到骨折處，骨頭錯開了，不由怪叫一聲）哎呀——我的媽呀！（一屁股坐到地下哭起來。）

郝：護士！護士！陳淑英！（陳與洪大夫同跑上）

洪：怎麼了？怎麼了？胡鳴山？

胡：哎呀……

陳：怎麼都扒下了？

郝：他自己硬要扒石膏綑帶，一扒就把骨頭錯開了！

洪：陳淑英，你托住這胳膊！（胡痛得嚎叫。洪動手對正骨頭位置。）

陳：別動，別動！

胡：哎呀，我日他奶奶呀……

（洪，陳扶胡起往外走。舞台演出時燈光轉暗。一場完）

第二場

（二道幕前，燈光亮。）

（廣場演出空場即可）

（護士長焦素珍穿白色工作服，一手拿着藥瓶，一手拿着一大堆檢來的三角巾、綑帶條、棉花球、急忙忙上）

焦：（唱五曲）

醫院那個上下，

個個那個忙，
 吃飯不趕趟，睡覺也顧不上；
 只盼那個傷員早復健康，
 吃點苦咱們也樂意擔當！

上級那個號召，
 好幾那個條，
 護理要週到，材料要節約；
 撿起這些布條（往）敷料室交，
 洗一洗再用還是挺好！

（白）這次咱們所裏雖然一下增加了好多傷員，可是經過了動員會，大家夥兒工作得多特別賣勁，都認識了好好照顧傷病員就是跟人民當長工，所以黑間白日不停的工作，咱們護士班裏的同志也都挺熱心負責，不過他們都是剛從護士學校畢業出來，沒有工作經驗，我很就心她們連着這麼多天太累了，又怕她們會不耐性引起病人不滿。可是這幾天又忙，沒時間開班務會，我還是自己多上各病房看看，從行動上起模範作用！

剛才把三樓那幾個重彩號的床位調整了一下，就在地上撿了這麼一堆三角巾，綳帶條，拿到敷料室洗一洗消過毒還是能用，上級號召我們節約，這是革命的財產嘛，就要靠咱們大家愛護唄！（唱五曲）

急急那個忙忙，

往前那個闖，
交回了布條，（我）再去病房；
好好的安慰病人休養，
多多的照顧多多幫忙！

（陳淑英蹙起嘴挺不高興的上）

陳：（唱一曲）

剛才的事兒真生氣，
胡鳴山同志不講理，
枊上的紗布不解下，
還要跟我發呀發脾氣！
上級有號召，
敷料要節約，
我去勸說胡鳴山，
還沒開口他先惱！

（喊）護士長！護士長！

（護士長拿着一疊病歷表上。）

焦：叫我幹啥，陳淑英？

陳：我不去八號病房了，護士長，你給我換個病房，我不敢去八號！

焦：爲啥不敢去？有困難就向傷員解釋唄！

陳：我不去，管你說啥胡鳴山乾脆都不爾你！

焦：爲啥他不爾你呢！

陳：誰知道他，反正說啥我也不去了！

焦：怎麼能不去呢！有意見還是好好提，你不是常說要

克服困難，不怕碰釘子，咋這麼一點困難就害怕？……小陳！（唱三曲）

工作好比上學校，
遇到困難向它學，
不能生氣不能惱，
多多鍛鍊就會好！

陳：（唱一曲）

上級號召要節約，
胡鳴山同志不着調，
枋上纏滿紗布條，
叫他解下他就惱，
罵我管閒事，
說我『打冒支』，
說他勸他他不聽，
說我給他上政治！

（白）上級號召節約，可胡鳴山老往枋上纏紗布，我好說好道的勸他解下，他鬨拉巴癡的就『損我』，才剛又把石膏綑帶給扒了，把他扶到手術室還老滴咕！

焦：慢慢耐性給他解釋，你再看看他那枋杖是不是做不好，做的『刺稜』，割手，他才纏紗布條！

陳：我不管！

焦：你又忘了自己的立功計劃了，不替人家着想，人

咋就能滿意你呢？

：我不去了，我管四個病房好了，八號叫別人管！

：不要耍孩子脾氣！小陳！我告訴你！〔唱三曲〕

護士要體貼傷病員，

病人生氣你別甯，

刻苦耐性不怕倦，

實際的幫助傷病員，

（白）走，我到院長室去一下，回頭跟你一塊兒上八號去，小陳，咱們這醫務工作是很艱苦很偉大的工作，你不是還要做個偉大人物嗎？怎麼能向困難投降呢！走，別誤了工作！（二人同下）

第三場

（在第一場的病房裏。郝不在。胡臉色蒼白挂着一根拐杖坐在床頭上。）

：醫院裏這些傢伙，反正不關心病號，早點給講清楚了我就不会扒它，也就不會流他奶奶那末老些血！操！（頭暈地搭拉在拐杖上）

（陳淑英拿着藥瓶子上。）

：嗨，我說，病人乍一進醫院你們爲啥不澈澈底底給咱們講個清楚，整得碾碾糊糊的這下就晚啦！

：你自個不聽，還怪人家！這是你的藥，一頓吃！

：怪你？誰叫你不講個一清二白！